

# 是人 是鬼

· 曾潤琛 ·

## ——四十六年前往事回憶

這是一件真實的故事，可惜當時一同經歷的幾位同學，現在不知在那裏，而且連姓名都記不得了。

在民國十四年秋冬之交，我們是中學四年級，住在中院樓上中間對廣場的房間。七個人一間。宿舍裏規定晚上十點鐘熄燈。那時功課頗忙。碰到一個小考的前夕，大家不免要開夜車。到十一點多，肚子有點餓，就有人提議撤蘭到大門口去吃餛飩。結果有一位同學抽到請客，於是就七個人一起下樓，從中院左邊側門到馬路。不知如何一會兒祇剩了六個人，恰巧該請客的那位同學不見了。當時大家就說不能讓他跑掉，商量分兩路追趕。我們站的地方走馬路是沿頭進洋房，經圖書館門前，左轉彎就一直到大門。有四位同學就走此路線。我和另一位同學被分配走頭進洋房與圖書館間花園內路線，由圖書館門前出來後與其他同學路線相同。

那個花園的一端，有盛宣懷的銅像。在進去的一

端，有些竹子編的籬架。那裏邊有幾條小徑，相隔頗寬。我們走的是靠近馬路的一條。走了一段，忽然看見在靠裏面與我們平行的小徑上，有一位穿長袍的人，右手拿了一本書，平舉在胸前，在我們斜對面向我們走過來。因遠隔着一段距離，又有點花木。那天晚上有月亮，是新月，不亮，看不見面孔。當時一心要追趕請客的同學，兩個人跑得很快，一會兒就過去了。請客的同學穿的是制服，所以看見了這個人，祇是想到他不是我們要找的人。

等到我們兩個人趕到大門口，五個人都在，原來請客的人已找到了。大家在吃餛飩的時候就談起我們在花園裏遇到的會是什麼人？因為我們兩個人都看見，不是眼花。印象都相同，但都沒有看清楚。有人就說南洋多怪人，可能也是像我們一樣開夜車的朋友，喜歡清靜，一個人跑到花園裏來看書。有人就認為不大可能。因為月光太暗，看不清書上的字。天氣又比較冷，要一個人用功，室內廳下儘多有合適地方可用。多數認為我們兩人遇到的是鬼。正好熱餛飩下肚，膽氣壯一點，於是有人提議七個人同去捉鬼。就全體循我們兩個人走的原路走回來，結果什麼也沒有遇到。考完後幾天我們還在猜測那天晚上遇到的究竟是人是鬼？

以後我們有時仍開夜車，仍撤蘭去吃餛飩，但大家似乎有一種默契，來回總是大家一起沿着馬路走。

## 有失傳危險的牌戲——花和

錢樹聲

翁學長兆慶以友聲稿源涸渴，徵稿於筆者。因想故里常熟陷匪前盛行的花和牌戲，內容包含公平，忍耐，運道，防弊，理智諸因素，為一頗饒興趣的遊戲。常聽人說：玩價花和的人對麻將就味同嚼蠟，可見其魔力之大。可惜規則較繁，一般人不容易有機會見習。此種牌戲，說也奇怪，據筆者非正式探詢結果，似乎祇有孤島似的常熟部份居民會玩。譬如近隔四十

公里的蘇州就不熟悉。（據說該地有一種與花和相似的同棋，但懂的人少得可憐。此外，寧波人帶唱帶玩的挖花，所用的牌雖和花與牌相同，但玩法完全不同。）至於個中原因，就不得而知。意者邑地工商業不發達，有閒階級席豐履厚，剩餘精力不免向藝術遊戲發展，所以能保存這種祖傳的牌戲於不墜。冥想在匪僞竊據的今天，人們決不會有閒情逸致去彈此調，而留臺人士懂得的日就減少，有朝一日很可能像古代遊戲雙陸一樣的失傳。其實民間雜耍，雖是末藝小技，仍屬民族學範圍。在國外向受重視，多在博物館或有

關典籍內，力予保存或詳載。特別在此提倡文化復興聲中，尤其值得注意。筆者不敢奢談保存國粹，不過勉為介紹而已。值得聲明的是遊戲內頗多俚俗術語，為存真起見，儘量錄出。牽強附會，辭不達意之處，指不勝屈，希諸位學長諒鑒。

### 簡說：

牌大小，形式和麻將牌相仿，竹背骨裡，刻有圓洞點，一點四點着紅色，

其他點子着黑色，位在牌面的上下端，計分么么（地牌），么二，么三（鵝牌），么四，么五，么六，二二（長二）二三，二四，二五，二六，三三（長三），三四，三五，三六，四四（長四），四五，四六，五五（長五），五六（牛頭），六六（天牌），共計二十一種，花色和天九牌完全相同。但每一花色有六張相同的，其中三張為原花色（白），二張餘原花色，除原花色外，在右上角和左下角各加刻小型同花色一（菜）。例如長二有以下六張牌。